



，怎可輕言捨去的工作態度，只好賣命的去完美它（而非結束它），導致往往展覽的前一刻，仍然在努力的「充實」展品。第三類型的展覽，由於呈現「全方位」的展出形態，陳列展品只是展覽的一項，展覽專輯的出版、視聽媒體的拍攝、錄音導覽的製作，示範表演的實施、座談會的舉辦、贈品的分送，參觀民眾的招攬等等，使得事前的工作進行的十分艱苦，「熬夜」的日子不再只是展覽的前一天，各個階段都有可能放棄假期，犧牲睡眠。

展覽的「夜」最是漫長，其必須達成順利推出的基本要求，避免嚴重的瑕疵或錯誤，克服患得患失的心理，強撐已經長期透支的肉體，這種度夜如年的日子，總讓留下熬夜的同仁，身心俱疲，此一「折磨」實非親身體驗的人所能感受一二。這樣的夜晚，雖然終能不辱使命，但同仁的損失卻是無法於日後可加以彌補的。尤其當某位同仁重病的母親，就在其熬夜的晚上撒手西歸而去，這種因公而未能顧及人倫的愧疚，似乎永遠伴隨著我在每一次展覽的「熬夜」裏。

五、出版之夜

由展覽目錄的編印開始，出版印刷工作成爲閱覽組同仁的一項歷練，在民國75年假中山南路館舍舉辦「圖書館學文獻暨中外書訊展覽」以前，展覽目錄大多由那時的閱覽組張主任錦郎親自編校督印，協助同仁曾有王國昭先生、李曉星、錢月蓮、劉美鴻、陳文采、孫秀玲等小姐，我則處理展場的打雜工作，所以尚無在打字行熬夜校對至天明的經驗。而我開始爲印刷熬夜是在出版「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錄——民國七十四年」乙書時，記得凌晨一點，一通電話告知在封面打凸圖案上遭遇困難，希望能到現場商量對策，否則將延誤交貨時間。於是機車一騎，頂著寒風，在東園區的小巷道中，找到了燈光微明的小型加工廠，將問題解決。第二次是爲歡送王館長，由薛吉雄先生、顧力仁先生等人編輯「王振鵠先生」乙書，從撰稿到印刷成書僅17天。在完稿後，與宋主任建成二人到設計公司，看稿件、標顏色與決定付印前待確定的細節部分，二人直到五時天明始回到館中。

往後因編印圖書而於例假日，同仁全體出動校稿之事，更經常發生，不計其數。印象較深的是「明代版畫展」的專輯印製，由於正值會計年度將屆，完稿後的印刷到裝訂成書時間僅有20天。該書厚近四百頁，採五色印刷，當時負責承印的「秋雨」，爲爭取

時效，決定於林口、臺南二地同時開印，爲追求高品質，組內同仁亦分成二組，前往二地工廠督印。那時我和林素甘小姐搭機到臺南，直奔工廠，於印刷機旁逐張檢驗成品，由於該公司採24小時作業，工人分三組輪流操機，到了晚上女孩子不便留在工廠，於是由我負責下半夜，與印刷師傅共同奮鬥。在印刷機的隆隆聲，陣陣的油墨味中，看到書版一頁頁的印出，針對套版的準確度與色澤的忠實度，絲毫不馬虎的檢驗，全然沒有疲倦之感。天明後即刻帶著印好的成品趕回臺北林口廠，比對相鄰二頁的印品在色彩上的差異，這種對印刷品質的認真要求，一直成爲同仁的堅持，也是我們工作企圖心的表現，每當成書受到肯定，我們的勞累和汗水，便化爲滿足的歡笑。

出版之夜，無論在設計公司或印刷廠，我看到了臺灣經濟奇蹟真實的一面，勤奮的國人埋首於工作崗位上努力不懈，也常自問我們是否屬於「新」的公務人員？對於組內額外人員的投入，尤令人激賞。在無數次印刷廠挑燈的夜晚裏，我們培訓了一組對印刷出版事務有深切瞭解的工作伙伴，也頗爲珍惜這一段年輕打拼的日子。

六、後語

公務員「朝九晚五」、「正常上下班」，一直是大家所熟知認定，然而圖書館開放到晚上九時，已打破了這一慣例和格局；基於業務的需要，歷年來館內同仁都有「陪」上夜班的工作機會與經驗，茲逢本館六十周年館慶，不去追憶自己曾經從事的圖書館閱覽服務、調查統計、圖書館導覽、暑期研習等工作，而僅著筆與同仁挑燈夜戰的諸事，除記述心中感受，與昔日伙伴共憶那段難忘的夜晚外，更希望這種秉承前人的工作精神（詳見盧荷生先生撰「憶往述懷」，載文史哲雜誌3卷1、2期；喬衍瑄先生撰「一五一十：十五年圖書館員生涯」，載本館館訊10卷4期），能夠一直延續下去。惟因爲說「夜」，都是在夜晚動筆，夜深人靜，思緒猶如長夜漫漫，不知不覺中多想了一些。最後說明一點，每當在熬夜時，大家都發誓下次絕不再如此，可是當需要再熬夜時，大伙仍然是堅守著將工作「做完」、「做好」的理念，繼續在夜裏賣命，祈待天明，展現最好的一面。

• 嚴鼎忠先生，現任本館閱覽組幹事。



〈同仁篇〉

荷塘歲月

記一段「丐幫」小史

孫秀玲

初入而立之年的我，歲數不算太大，但與中央圖書館卻已有十載的交情。十年雖不是頂長，可那是我的「黃金時段」呀！對中圖而言，這十個寒暑之間的變化，更是它的「歷史轉型期」！

回想起十年前，那是大二下學期，我選修當時任閱覽組主任張錦郎老師所開的「研究方法指導」一門課。選修前諸多學長早已諄諄訓勉「這是一門會令你『永生難忘』的學科」，語氣裏頗有點兒不可言喻的神秘。當時，我初任班代，遑遑不安，心裏直惦記著學長的訓示——「上課時，要專心，老師喜歡問問題」！果不期然，第一堂課，我看見一個鬢髮戴黑框深度眼鏡的教授，疾步上了講臺，眼光遍訪同學之後，便點名考問，咋舌瞠目的表情此起彼落。不堪的是，同學們答不出的問題，老師便照例問「班代會不會？」「班代知不知道？」一百分鐘下來，記不得回答了多少「不知道」，自信心隨著回答的次數而逐一被摧毀得蕩然無存！最後，老師說：「當班代，什麼都不會，算什麼班代？一定沒有去過圖書館！以後要常去，否則……」就這樣，我掉入圖書館夢魘的深淵，與這個叫人既愛又怕的圖書館糾葛了十個春秋。

72年進館時，是擔任額外人員，負責閱覽組目錄室圖書的管理，原本對圖書館懵懵懂懂的我，從這時開始汲取相關的知識，經由同事前輩的教導，憬然發覺圖書館員的工作原是如此的豐富多樣且「有學問」。全然不似外界所想像的「很輕鬆，可以看很多書，很有氣質。」尤其是看見當時擔任參考諮詢的唐潤鈿及何秀薇小姐，他們的博學多識，更令我欽羨不已，心中暗暗以他們作爲學習的榜樣。

當時，閱覽組共有五個專室，二個普通閱覽室，幾乎所有面對讀者的工作人員，都是在學的學生，職位低，薪資少，因此彼此戲稱是「丐幫」！話說身爲「丐幫」一分子，這飯碗還真是不好端，常常得忍受讀者們的批評和責難，特別是碰上「位居高官」的讀者，更是得小心謹慎，一不小心，有所閃失或得罪，

就會收到如下的訓示：「你不認識我呀！你大概是新來的，我和你們館長是老朋友，下次要注意你的態度。」這還好，若是遇上個閱覽年資超越你工作年資的老讀者，那就更糗了！「這個書，我天天都要看，爲什麼不見了，你不知道這書是我每天要看的嗎？」有時嗓門粗、脾氣大的讀者一吼起來，真讓人臉躁心慌，每每要請「幫主」——主任出來賠禮打圓場。想來，幫主這位子還真不是凡人能幹的！

每回受到讀者責難後，我們這些受難同僚便會趁著午休的時間，到附近的荷花池畔去發洩！踱步花廊，望著滿塘迎風搖曳的田田荷葉，心中的憤懣逐漸消弭無形，荷塘遂因此成爲我們消氣的絕佳勝地。

不僅要受氣，有時還得忍受無聊讀者的騷擾，狀況輕的，只是天天出現在眼前，面帶微笑地注視你一整天。情形嚴重的，更或以言語或書信，甚至一路跟蹤你回家，不一而足，直搞得人心惶惶，精疲力竭還不罷休！難怪有人戲謔道「圖書館無美女」，原來美女都給這些讀者嚇跑了！而身兼幫主的主任，除了折腰，每逢辦展覽，他老人家還得自掏腰包慰勞我們的加班，甚至熬夜！所以儘管身入「丐幫」，但我們卻能「甘貧如飴」。公餘之暇，主任更極力鼓勵我們再進修，就這樣，不斷有人離開高就他職，而我也僥倖考取研究所，但沒有離開這個我熱愛的工作場所。

遷至巍峨的新館後，周遭環境已有巨變，代之荷塘的是四通八達的交通要衢，業務也急速擴展，人手益顯不足，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增多了，但仍多爲工讀生，儼如「丐幫二代」，而我們這些老人則已四散各處。這期間，感謝宋主任的提拔，擢我任參考諮詢，使我得償年少時的宿願，能在這個良好的環境中安心成長。每值晚班，看著各個專室裏的工讀生在爲讀者服務，不免要擔心當他們遭逢讀者責難時，要如何宣洩他們的不快，這使我益發思念起那一泓荷塘景致。

• 孫秀玲小姐，現任本館閱覽組約聘助理研究員。